

# 天津师范大学

## 2004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

试题名称: 中国当代文学史  
专业名称: 中国现当代文学  
研究方向: 中国当代文学史

试题编号: 439

共 6 页, 第 1 页

★考生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, 写在其它位置无效

### 中国当代文学史试题

#### 一、写出下列作品的作者的名字 (20分)

- 1、《我们夫妇之间》 ( )
- 2、《洼地上的“战役”》 ( )
- 3、《红豆》 ( )
- 4、《保卫延安》 ( )
- 5、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 ( )
- 6、《关汉卿》 ( )
- 7、《歌德巴赫猜想》 ( )
- 8、《致橡树》 ( )
- 9、《你别无选择》 ( )
- 10、《青衣》 ( )

#### 二、简要解释下列名词 (20分)

- 1、“干预生活”
- 2、“两结合”(创作方法)
- 3、“朦胧诗”
- 4、“伤痕文学”
- 5、《随想录》

#### 三、简要回答下边的问题 (20分)

- 1、简答什么是“京味文化小说”?  
(代表作家、主要作品、基本特征)
- 2、简要说明新写主义小说的美学特征

#### 四、为铁凝的《六月的话题》写一篇评论 (1500字左右) (90分)

## 六月的话题

一千九百八十三年五月二日, 省报在头版右下角, 刊出一封加了编者按的读者来信。信中揭发 S 市文化局四位局长借现代戏调演之机, 大搞不正之风。信中所涉及的问题虽不具爆炸性, 但编者的口气却十分认真, 大有一追到底之势。

来信者署名: S 市文化局莫雨。

当 S 市文化局传达室的达师傅把这天的报纸分送到各个办公室后, 局内不免出现一阵不大不小的骚动。

S 市文化局没人名叫莫雨。不仅现在没有, 历史上也没有。这一点达师傅比谁都清楚。可这位写信人莫雨, 对当时的一切却了如指掌。哪位局长携同夫人、子女在宾馆住了多少天; 哪位局长利用机动票谋取私利; 哪位局长驱车游山玩水; 甚至哪位局长少交了几顿饭费他都一清二楚。很快, 省里派来了调查组, 局长们在“铁的事实”面前, 不仅作了检查, 还掏出自己腰包补上了那被称为“占国家便宜”的部分。

事情了结后, 局里表面安静了下来。可你在走廊里, 在楼梯上, 在食堂, 在厕所, 在一切有人出没的地方, 又分明感到一种压抑着的激动, 你甚至觉得每一把椅子, 每一只暖瓶都在窃窃私语。都在互相打听: 谁是莫雨? 莫雨是谁?

莫雨自然是化名; 这一点达师傅也不比别人傻。解放前他在城里做过地下党的交通员, 比一般人更懂得化名在非常时期的重要意义。

一千九百八十三年六月二日, 达师傅收到一张报社寄给莫雨的汇款单。“汇款人简短附言”里注明那是稿费, 一千字按十二元算, 共二十四元——达师傅每月工资的一半。按照惯例, 达师傅接到汇款单后, 应在小黑板上写明: “某某取汇款”, 然后将汇款单贴着玻璃靠在传达室的窗台上, 让收汇者来领取。这次, 他从邮递员手中一接过它, 经过片刻思考, 却迅速塞进了一个带锁的抽屉。锁子咔嚓一响, 达师傅留心了一下四周, 传达室只有他一人。千载难逢的时刻, 这正是达师傅所希望的。

晚上, 达师傅躺在床上翻身。翻一次身, 眼前出现了一个莫雨, 那是司机大刘。大刘在局里干了一年临时工, 说话, 作事却没有临时工特有的驯顺和谨慎, 老是呼呼呼呼。除了诅咒老婆就是吹嘘技术, 好象他是全世界最不幸

的丈夫和最高水平的司机。前不久大刘被辞退了。那次调演，从头至尾都是局长们的司机。司机的眼睛，耳朵是常人不可匹敌的，单是首长们车里聊的那些饭余会后的事儿，就能毫不逊色地被称为第一手材料。

达师傅又翻一次身，眼前又出现一个莫雨，这次是财务科长杜彦荣，一个刚刚发胖的、好脾气的中年妇女。账面上的事她最清楚。也许就因为账面清楚，前不久才被调到剧团当会计去了。调演，什么开支不下账？

达师傅又翻一次身，眼前又出现一个莫雨：机关卫生室的鲁大夫。那次他也被抽到会上服过药。别小看鲁大夫，他不只懂得打针开药，从他那儿传出来的趣闻真不在少数……

达师傅不断翻着身，眼前不断出现着莫雨。他愿意凭自己这双老眼，不动声色地认出莫雨，又不动声色地把汇款单悄悄塞给他（或她）。就象当年搞地下工作那样，他的任务是传递，临走连个眼神都不须留下。那时莫雨会感激他，因为他也一直在感激着莫雨。

第二天一上班，达师傅心中的莫雨一个也没出现，主管文物的副局长史正斌却破例来到传达室。他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靠在窗台上的信件说：“达师傅，今天的信好象比昨天来得早呵。”

“那是昨天的。今天的还没到，得九点钟。”

“下午呢？下午几点到？”史副局长又问。

“四点半。”

史副局长走了，达师傅觉得他出门时分明又扫了一眼那只带锁的抽屉。难道他发现了什么？发现了达师傅把通常都靠在窗台上的东西锁进了抽屉？如果那样，在史副局长眼里，达师傅岂不成了莫雨？

达师傅不是莫雨，也从来没有充当莫雨式人物的打算。家里小儿子正待业，准备接达师傅的班呢。如果领导真盯住你的抽屉，那就是对你的怀疑，七怀疑八怀疑，就可能把儿子的饭碗葬送。想到这些。达师傅还是从腰里拽出了开抽屉的钥匙。

九点钟，当天的信，报到达之后，传达室门口挂出了人们熟悉的那块小黑板。在几个领挂号、汇款的人名中，也排列着莫雨。

五十九天过去了，小黑板上的名字更换了五十九遍，只有莫雨的名字凝结在那里。莫雨的汇款单也依旧矗立在达师傅的玻璃窗上，六月的太阳已经把它烘烤得又焦又黄。

传达室本是人们过路留步的小天地，但在这五十九天里，传达室突然变得冷清起来。常找达师傅“杀”两盘的研究室主任不来了；那头发剪得短短的，最爱跑传达室的打字员孔令兰也有意无意地躲着达师傅。她生活里本来是少不了达师傅的，她正在恋爱。达师傅只好把那一一只只沉甸甸的信封送到二楼。心照不宣。孔令兰抱歉地笑笑，达师傅也自不去计较。

整整五十九天，好些人路过传达室时都尽量作到目不斜视，达师傅那面窗子仿佛成了让人惊恐的暗堡。只有那几位局长显得光明正大，他们不仅毫无畏惧地从那张小纸片跟前经过，还常常对坐在门内的达师傅投去意味深长的一瞥。这使得达师傅老是回忆起当交通员的那些时间，好象他们是来找他对暗号的。

他们站在窗外应该说：“芝麻大饼。”他就要对答如流地回应：“油条火烧。”

他们说：“柜上想进十匹杭罗。”他应该回答：“没有杭罗，只有香云纱。”

他们说：“哈德门卖几毛？”他应该说：“没有哈德门，有老刀。”

但整整五十九天，没有人和他对暗号，窗外也没有出现过达师傅想象中的眼神。那几位局长在达师傅眼里，似乎成了想冒名顶替的假同志。达师傅想好的接头暗号，只好一遍又一遍在心里更换着。

五十九天中间，史正斌来传达室次数最多。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每次史正斌一进门，达师傅都是先拧开半导体，然后就开始不停地转换电台。吱吱拉拉的噪音弄得史正斌几次欲言又止，只好讪讪地退出传达室。达师傅暗笑：找电台，就是不给你开口的机会。报上虽然没点你的名，可那次事儿你也在场。没点你，是因为你掺和得不深，是念你年轻。可你想从我这儿打开缺口，和我研究谁是莫雨，那是妄想。

接头就是要等待。一想起该来接头的那个人，达师傅就禁不住抬眼看看日历。日月如梭，明天，是汇款单抵达文化局两个月整。汇款单上写得明白，两个月不取款，邮局就要退回寄款人。

一想起明天，达师傅忽然一阵焦躁不安。他关掉半导体，长久地注视起窗台上那张小纸片。他抱歉地瞧着它，懊悔两个月来自己对它的疏远、畏惧和冷落。

第二天早晨八点钟，当人们陆续走进文化局大门时，几乎同时发现传达室的玻璃窗忽然变得敞亮起来。敏感的人立刻意识到，是那张焦黄的小纸片不翼而飞的缘故，一方薄纸的消失，使大家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，又不约而同地凑近传达室门口，就象同时听到了解除戒严的命令，就象逾越了一道不宽不窄的深沟……就象什么？每个人还有自己的感觉。现在人们最关心的一件事是找到达师傅，问清是谁认领了汇款单。

短头发的孔令兰眼最尖，她象获得解放一样冲人们喊着：“门锁着哪！”

“这个老达，我还想找他杀一盘哪！”研究室主任也开始兴奋起来。

“老达？我知道，回家给老伴儿买煤饼去了。”这是鲁大夫，眼镜片朝大伙儿一闪一闪。

“达师傅怎么会上班时间买煤饼？”史副局长原来也掺杂在人群里。

史副局长的出现好象扫了大伙的兴。人们正要离去，达师傅出现了，他蹬着一辆平板三轮进了大门。但车上装的不是煤饼，是一车墩布，擦地板用的墩布。他把车停在传达室门口，看看众人，立刻明白了大伙围在这里的意图。他跨下车座，不慌不忙地掏出一块灰不溜秋的小毛巾擦着汗，只等人们发问了。

“达师傅，汇款单有人取走了？”还是史副局长先开口，他一字一板地问道。

“不错，领走了。”

“那，莫雨……”

“莫雨就是我，我就是莫雨。”达师傅说完，靠在身后毛茸茸的墩布上。

人群一阵骚动，各种眼光纷纷落在达师傅身上。史正斌也久久盯住达师傅，但谁也没有觉察到他眼光的异常。

当人们散尽后，史副局长才又悄悄问达师傅：“这么说，信是你写的？”

“不是我写的，我怎么敢作主领钱，还敢作主买墩布？各办公室的墩布都用秃了，也该换换了。”

“那……信是你写的？”史副局长强调了“是”字。

“你怎么还不信，看我文化浅是不是？不客气说，当年教我文化的那个排长，现今在中央当部长。”

“是你写的，可那信的笔体……”

“你见过？写给报社的信，莫非也会落到你手里？那

可真成了大怪事儿。”

达师傅从车上抽出一把墩布塞进史副局长手里。史正斌没再说话，接过新墩布，向办公楼走去。本来，这些天他最忌讳人们说笔休。

一千九百八十三年十月，几位老局长离职另作安排，史正斌被任命为 S 市文化局正局长。每逢他路过传达室，都不自主朝窗户看一眼，仿佛那张焦黄的小纸片还摆在那里。上任以来，他总想再找达师傅深谈一次，但总是被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所耽误。他找他谈话，是想就势向他说明，写信人不是达师傅，是……是谁？他又觉得已经失去了在全局披露那次事件真相的必要，他现在局长。

勇士身上常常存在着懦夫的弱点。史正斌不相信这个不能称为逻辑的逻辑，可每天路过传达室的窗口时，他心中还是常常泛起这个不伦不类的逻辑。